

# 你经历过的尴尬是什么？

检查乳腺那天，好巧不巧我贴的胸贴。

「衣服掀起来看看。」

此刻我胸前的两朵花，比探照灯还亮！

「你这？？贴的风湿膏？？」

我看见大夫的眼神里第一次滑过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质疑。

没关系不就是尬聊嘛，我擅长！

可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……

为了缩短我们两个人的痛苦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直接把我的吊带背心脱了下来，顺手把头发放下来，佯装淡定地开口了，  
「您看过的饭，比吃过的奶都多，我不紧张，您该怎么治怎么治。」

要不是衣服都脱了，这句话说完，我可能会直接跑出去，一路跑到尼罗河，跟水怪一起在湖里吃三年鱼再回来生活。

他嘴角抽了一抽，没有笑出声。等他再定睛一看的时候，更笑不出了。

姐妹们都懂得夏天的时候，胸口的那两块海绵底下局部温度有多高。

对我这种 a 杯来说，与其欲盖弥彰的花钱受热兜风，还不如坦荡荡地解放穿堂风。所以我夏天基本就是各种各样的吊带裙，或者吊带背心，里面直接贴胸贴。

看起来不仅不性感，甚至还有点让人感性。

年轻的直男大夫显然没有预料到眼前这匪夷所思的一幕，他的脸上写满了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救死扶伤积德无数，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一切？

最后他只是微微蹙起了眉，用手瑟瑟缩缩地偷偷指了一下，「你这，里头疼？？风湿膏？还是卡通粘贴？」

我胸前的两朵小花，此刻像黑夜里两盏刺眼的探照灯，照亮了大夫的慌乱，照黑了我明亮的前路。

「这是我的，内衣……」

四目相对，房间里的温度又因为我们两个人发烧的脸颊而上升了两度。

「您也看得出，我这，用不上那么多布，大概齐，粘一下，就行了……」

「扯了。」

我知道检查乳腺需要上手按压，所以我还以为贴着胸贴没准能保住最后一道底线。谁能想到，小小的两个它，给我的惊喜有那么大。

扯吧，扯了放哪呢？

「我能暂时放您桌子上吗？？」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好像在努力的把空气中刚才被吓漏的阳气吸回去。

「不用问我。」

两朵快乐的太阳花，静静地躺在阳光下，与世无争，欣欣向荣，就这样开启了我的乳腺科花路。

二、

他靠近我，沉声道，「我需要按压一下你是否有包块，确定大小，活动度还有是否粘连，溢液情况。」

男医生在乳腺外科平日里跟患者难免有尴尬的情况发生吧？我看着这张儒雅又略显苍白的脸，突然多了几分怜悯。

「我明白，您随便摸。」

他的手在空中停顿两秒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我第一次看见有人能光用眉毛就抄完一遍蜀道难。

盛夏时分，窗外的马路上空气粘稠的像过期糖浆。眼前的科室有一半笼在楼群阴影里，光透过淡蓝窗帘，好像风都透着干净清凉，跟他的手一样。

「有肿块，你去拍个片子。」

他退回去，低着头在我的病例书上低头写些什么，又在面前的电脑上敲打了些东西。

我把衣服穿上，头发挽起来，「大夫，会是癌吗？」

他停下手，抬头认认真真的看向我，「概率很小，先去拍个片子就知道了。」

我没有作声，穿戴整齐等着他给我开单子。

医生的手大概都很好看，莹白上透着血色，捏着笔写字时，指甲因为用力泛起红晕。

也许是他看我神情过于肃穆，递给我病例的时候，突然冲着我轻松的笑了笑，「别怕呀，不会像你想的那样的，我们这是正规医院，能治。」

「没有，我不是怕我得了癌症。我是怕，我人没了，钱没花了。我还蛮有钱的。」

我看见他的脸又皱巴巴起来，像个发霉窝窝头。

病例上的笔迹不像是网上传的那种龙飞凤舞加密鬼画符，很有力道又清晰的笔迹，后面署了他的名字。

何正青。

三、

一路交钱，排号。

拍片子的时候是个看起来就很和蔼的医生阿姨，抹凝胶的时候比我自己抹身体乳还温柔。短短几个小时，我就已经成长为可以随时随地在大夫面前光膀子的女勇士了。

医院里永远都挤满了行色匆匆的人，离开那间小小的病房就汇入这熙攘痛苦的众生里。我拿着单子一个窗口一个窗口的排队，看着身旁的人，忍不住的想：原来生病的人这样多，明明大家看起来都很健康。

等我终于把拍的片子，做的检查，要交的钱都一一办好后，医院里的人已经少了一大半了，乳腺科外面的座椅上只坐了零星几个人。

敲门进去，看他端坐在椅子上在翻看些什么材料。科室里已经从清晨时清亮的白，变成了黄昏时融融的暖。

「我还想着你是不是走了呢，再不来我们就要下班了。」

我忙把东西都交给他，坐在一旁等着他给我的结果。

「乳腺纤维瘤。」

他其实说了很多，但是我只听得懂我的病叫什么瘤。

对我这种这辈子都没进过几次医院，毫无医学常识的人来说。告诉我得瘤了，就等于告诉我，挑一个好看坟头吧。

「所以，大夫，依你之见，我还能活多久？」

他沉吟了一下，好像郑重思考似的，「回家以后想吃啥就吃点啥吧。」

真没想到，我大好青春，如花似玉，除了胸小点，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女人，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
可是美女竟然没谈过恋爱，这像话吗兄弟萌？

有道是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

「我想吃点爱情的苦。大夫，我看你长得挺帅的，你跟我谈恋爱吧，我还没谈过恋爱，你把我送走了，我把遗产都留给你。」

他看着我，很淡定地把手交叉放在桌子上，「想吃啥就吃点啥吧，做完手术就得吃清淡的了。这就是个微创手术，过程比较简单，成功率也比较高。」

约好了手术的时间，交代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风险。

等到最后拿着东西往外走的时候，我的脸已经麻木了，我感觉我可能把这辈子该丢的人都丢在这了。

他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对我说，「手术最好找个家属过来，方便签字缴费照顾照顾你什么的。」

可能马上就要下班的原因，他的态度比早上的时候温和了很多，话也多了不少。

我脚步一顿，回头问他，「没有家属可以吗？」

他刚把东西收拾好，看着我略显迟疑，「没有的话，也可以。但是最好有一个，虽然是小手术，你也需要人照顾一下，不会那么方便的。」

「我没有父母。」

他的脸上第一次闪过些局促，手在大褂上搓了几下，「阿，那你一个人也可以的，护士会照顾你，没关系。」

我嗯了一声往外走，他在后面很小声地说了一句，「姚之，你等我一下。」

他很快就拿着东西走出来，脱了白大褂，穿着衬衫帆布鞋，看起来年轻了五六岁。

「一起出去吧，我给你讲一下手术要准备的东西和注意事项。」

「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」

问完连我自己都觉得蠢，几个单子上面标地明晃晃的患者姓名，只要他不瞎就能看见。

「毕竟我是你的第一继承人。」

四、

手术前要测量各项指标，我换上住院服，跟他再一次相对而坐。

他指着那张片子里黑乎乎的一小团东西，嘴里吐出很多医学常识，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

「所以大夫，我的胸会一边大一边小吗？」

何大夫哑然失声，「只是取出很小的一块，两边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。」

「可是我一共也没有多大，我辛辛苦苦二十多年，一共就长出这么大，还扣出去一块。」

我低头看着原本就空荡荡的胸襟，心中不免涌起一股悲凉。

「呃，不会的，你，你还好拉。」

「大夫，那能不能麻醉的时候，顺便把我肚子上的脂肪抽出来点打进去？」

他把嘴抿的像个直尺，「那是另外的价钱，在整形科。」

「那大夫，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？」

何大夫听我终于说了句人话，松了口气，「这个的原因有很多阿，情绪，饮食，生活作息，跟很多因素都有关。」

「那我是哪个原因呢？」

沉默，是今晚的康桥，是今日的科室，是此时的何正青。

「大概是倒霉吧。」

真好，我豁然开朗。

本来我以为这种小手术是没什么可怕的，但是手心还是渐渐凉了下來，捏着的衣角湿漉漉一片。

「大夫，这种手术失败的概率很小吧？如果失败的话，我的胸还能保住吗？会有人喜欢只有一个胸的我吗？这么大的世界，属于我的那另一半胸的有缘人在哪呢？我会死掉吗？」

他轻声喊我，「姚之。」

也许是患者对医生盲目崇拜的滤镜作祟，我第一次觉得何大夫的眼神里盛了一整个春天。

「别怕，我是你的主刀大夫，你要相信我，相信医院。你不会有事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」

「何大夫。」

他温温柔柔地嗯了一声，以为我会说出什么感人话语，为医患关系更好的明天添砖加瓦。

「你真帅。」

「把嘴闭上吧。」

五、

因为是微创手术，所以只需要局部麻醉就好了。

我是个近视眼，摘了眼镜躺在手术台上，眼前模模糊糊什么都看不清。看不见这件事让我非常有压力，所以我就伸手在床上摸来摸去，不小心把脸上吸氧的那个面罩碰掉了。

那一刻我吓得差点心脏骤停，我寻思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美女缺氧，美女玩完。

「大夫大夫大夫，我的氧我的氧，我的氧掉了。」

「那你呼吸一下，感觉有差吗？」

何大夫熟悉的嗓音传来以后，我心里感觉踏实了不少，猛吸了两口，感觉确实好象没什么差别。

「你这个手术用不上那个，就是摆一下意思一下而已。」

过了一会好像有人说，「要打麻药了。」

本来没有特别紧张，这一嗓子出来以后，我感觉我整个人紧张到石化。

「紧张吗？」

「想拉屎算紧张吗？」

我听见周围有人小声地笑。

然后紧接着何大夫握了握我的手，「手这么凉，看来真的是紧张了，还以为你不害怕。」

身上被盖上布，只露了需要手术的部位，打了麻药以后，手术就开始了。

因为是局麻，所以我意识还是清醒的，甚至可以听到医生和护士的对话。

「小姑娘还没结婚，要做得漂亮一点。」

「弧形切口，美容线。」

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的胸前被切开，扯来扯去的，推来推去。

为了缓解紧张，何医生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说说话。

而我不知道是麻药的关系，还是手术台上紧张的原因，也有可能是我体内流淌着的那股土味血液因为这场病而彻底觉醒了。别人紧张的时候脑子里响起的都是歌词，而我，想起来的都是土味语录。

「姚之你大学专业学的什么阿？」

「我大学的时候爱吃饭，特别爱吃饭，饭，好吃，谁能不吃，谁，也，不，能。辣椒少吃辣胃，爱情少信遭罪。」

善良的何医生过了五分钟后，「你这个病阿，情绪很重要，不要总是生气，也别熬夜熬太晚。」

「花花世界迷人眼，没有实力别赛脸。」

手术室里大家笑了一片，「姚之阿，其实你不说话也行的。」

那怎么能够呢，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我的嘴那是说闭就闭上的吗？

「何大夫，您可真好看。尤其是那双眼睛，不大不小，两个刚刚好。」

「何大夫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我最亲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」

「何大夫，你看，你喜欢男的，我喜欢女的。我们俩简直是，天赐良缘，花好月圆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夫妻双双把家还。」

「何大夫，你想不想听青藏高原？」

「何大夫，……」

六、

「手术结束了，很成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异常吗？」

脑子稍微清楚了点，「大夫，我好像看不清东西，是麻药没过劲吗？」

他叹了口气，拿着眼镜给我架到眼睛上，「这回呢？」

「奥，能看清了。」

回到病房里躺了许久，感觉一直是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，手无意识地拂到胸前。

好平，怎么这么平，这是哪？这是我的后腰吗？

哎，不对，我胸呢？？哎？？我胸哪去了？？

垂死梦中惊坐起，低头看见自己穿着一个类似束胸衣的东西。起的太急，胸口被扯到传来一阵刺痛。我支着牙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看见手上的输液也回血了。

「刚做完手术，不要乱动，影响恢复。」

何大夫站在床尾，手里不知道在写些什么，抬头略显责备地看我一眼。

「阿，对不起。」

我自觉理亏地低头把手放平，支着身子慢慢往下躺。

他把东西放在床上，急迈了两大步，扶住我的后背，塞了个靠枕放在我身后。

「一个人住院要小心照顾自己。」

说来奇怪，本来医院里都是消毒水的味道，他靠近，却觉得清冽。

何正青神色淡淡的，就像对待他接待过的成千上万人里的某一个。

于是我霎时红了的眼眶，像一场见不得光的笑话，只能把头撇到另一边，压着嗓子嗯了一声。

有推车进来给隔壁床换药的护士姐姐，扫了何正青跟我一眼，一脸调侃，「哟，何医生，来照顾你们家何太太拉？」

何大夫瞪了那姐姐一眼，护士姐姐笑了起来，给我使了个眼神，「瞧，你们家老何还不好意思了那。」

我满脑袋问号的看着她，「阿？？为啥呀？？」

姐姐笑得更厉害了，「你忘啦？你从手术室就念叨着要跟何大夫结婚，不结婚手术就不做了，要从我们医院楼上跳下去，这都传开了。你刚才还念叨着呢，怎么忘啦？」

脑子里嗡的一下，突然想起来好像确实有这么回事，要命的是我当时还以为我是在做梦。

我颤抖地对上何正青的眼神，「那，那，何大夫，你同意了？？」

何大夫淡定地把笔插在胸前的口袋里，「是啊，你说如果不答应你，你就要把导管拔了用血淹死我。」

「你可能是体质特殊，对麻药的反应比较强烈，好好休息。」

说完就走了出去，路过那护士姐姐的时候还说了一句，「不要瞎说，她还小。」

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，脑子里只剩下，「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……」

七、

手术以后很快就饿了，护士姐姐交代过不能吃太饱，但是现在不是吃不吃得饱的问题，是我根本没东西吃。

想起来之前要预约手术的时候，加了何正青的微信，本来以为能就此开展一段水晶爱恋，没成想我给他发的第一句话是，「何大夫，您能把咱们我这个科室的订餐地址告诉我吗？我有点低血糖。」

过了五分钟，微信回过来，「你也不知道该吃什么，我给你订好拿过去，好好躺着别乱动。」

「感谢您，给您磕头，辛苦费您自行从我遗产里扣。」

他没回，但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

我早就问了路过的护士姐姐怎么订餐，护士姐姐说外卖和快递都不能上楼，得去一楼取。我现在行动不便，也不好指使人家护士去做份外的事，就只能对我们何大夫使使苦肉计了。

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远远听见脚步声，还以为是我的饭来了，一睁眼，来的人竟然是我妈妈。

深吸一口气，顿时烦躁起来。

果然，这位中年表演艺术家又开始了。

离老远，「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哟，你怎么做手术都不跟妈妈说的呀？」

蹬着高跟鞋，穿着包臀裙，扭来扭去，四十多岁的人，保养的乍一看还会让人以为是个小姑娘，怪不得离婚了还能跟了一个又一个土大款，确实是有点本事。

我只是瞥她一眼已经觉得急火攻心，扭过头不想看她。

她一向是不会觉得尴尬的，提着包看来看去想找个地方放一下，嫌弃地扫一眼还是挎在手臂上没有放下来。

「哎呀，宝贝，要不是妈妈看见短信过来的消费记录，都不知道你进医院了呢，你看你，跟妈妈见外什么？看宝宝这个样子，妈妈可心疼呢。」

说着作势就要拉我的手装出一副嘘寒问暖的样子。

上大学的时候，她为了控制我，嘴上说是怕我乱花钱，实际上根本就是监视，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让我的卡绑她的电话，这样她就能看见我的每一笔开销。

我背着她后来又另开了一张卡，毕业以后赚的钱，大都存在这张她不知道的卡。但是那张卡也会存些钱，日常开销就用那张卡，为的是不叫她起疑心。这次住院交钱也是习惯性刷的这张明卡，我还以为她不会在意。

她穿着丝质的衬衫，手一低，包包滑落下来，正砸中我手背上的输液针。我疼地倒吸一口气，把她的手甩开，低吼了一声，「别碰我！」

她觉得没面子，开始向着隔壁床的奶奶哭哭啼啼地诉起苦来，说抚养我有多不易，又说我如何不与她亲近，越说越激动，梨花带雨，好像真的一般。

我见过她这样的招式太多次，只觉得那股火气冲进后脑里面，敲大鼓般让我直觉得头疼恶心。

「妈！！！够了！！你闭嘴吧！！！别在这假惺惺的了！赶紧走！」

门口何大夫正拎着外卖走进来，听见以后眉头一皱，脸色不太好看。

「不要在医院里大呼小叫，影响别人休息。」

他把东西放下，看了看我妈妈，又斜了我一眼，「对长辈还是要礼貌些。」

我看得出，他对我说没有父母却又突然有了父母，有些不悦。又因为我对我妈妈在医院出言不逊，甚至还把来医院探望的妈

妈气哭了，这种行为大概也令他感到反感。

但是，「何大夫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不该您管的事，还是少插手。」

八、

我妈一看大夫站在她那一边，感觉赢了一局，眼泪一抹拉着何正青问来问去。

他被我怼了以后脸色更难看了，但还是耐着性子听。

「大夫，我女儿得的是什么病阿？」

第一句就把何正青打了个措手不及，隔壁床的奶奶翻了个身，哼了一声。

「乳腺纤维瘤，良性，微创手术以后恢复很快的，如果不是患者要求住院，其实现在出院也可以。」

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妈急不可耐地打断他，「那这个手术，会不会影响她嫁人阿？就是那个部位，会不会变难看阿？那里会不会留疤阿？」，她一边说着还在胸前比了一下。

大概是这位母亲彻底颠覆了何正青心里慈母爱儿的形象，女儿做手术不关心身体状况，反而关心美不美观，耽不耽误嫁人，于是他的嘴抿的更紧了。

「已经把伤口控制在最小范围了，也用了美容线使伤口美观，但是恢复了可能还是会有轻微疤痕的。」

我妈顿时一副懊恼的样子，拍着大腿回头盯着我的手术部位，「这可怎么好，王叔的儿子如果嫌弃你怎么办，留疤可不行，你到时候去植皮整形，务必不能留疤，那里留疤还得了？」

何正青终于回过味似的，有些复杂地看向我，我只别过头，错开他的视线。

「留疤就留疤，留疤正好。」

我妈听了又莫名开始生气，拍了我的腿一下，「你胡说什么！留疤万一影响你跟小王的婚事怎么办！」

本来我跟我妈的关系，还能维持在一个表面的母慈子孝。从她私自做主要我嫁给小王以后，我就彻底跟她撕破了脸，在心里对妈妈的最后一点念想也没有了。

于是我恶狠狠地盯着她，用最阴冷的语气告诉她，「我一辈子单身，也不会嫁给他，逼迫女儿嫁给自己情夫的儿子，天底下竟然有你这种不知羞耻又恶毒的母亲吗？」

她拢了拢头发，风轻云淡地站起身，轻飘飘地丢下一句，「由不得你。」

每一次跟她吵架，都好像我个人的一场自杀行为艺术。

我有时候气昏了头会想，她上辈子大概是太极的掌门，四两拨千斤，重拳打棉花这种招数，她使的炉火纯青，出神入化。你急，她就不急。你说东，她就给你扯西。

她拿着手机按了几下，我就接到了转账的通知。临走前仍旧是一副笑脸地对我说，「乖女儿，好好休息。你这事发突然，妈妈早就订了下午的机票要跟你王叔出去避暑呢。妈妈给你打了钱，想吃啥就买点啥，妈妈下次再照顾你。」

说完跟何正青道了个谢，又扭着走了出去。

她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见她得意的样子，脱口而出，「我要跟这个医生结婚了，我爱他，我要嫁给他，这辈子我非他不嫁！」

我只是气不过，她怎么那么不心疼我。我是她的亲女儿，难道钱就那么重要，以至于要拿我一辈子的幸福去换吗？她生而不养，只给我丢钱，我都觉得她也许是有苦衷，也许她只是不喜欢养孩子。可是她逼我去嫁人，还是嫁给那样的人，才让我终于明白，她只是不爱我。这世上真的有妈妈是不爱孩子的。

她闻言扭过头，看了看何医生，又看了看我，嗤笑一声，「之之，你们俩根本就不熟，你以为你随口扯谎，我就信了？你还太小了。」

何正青略显窘迫，张了张口，小声地说了一句，「谁说的。」

隔壁床的奶奶听她走了又转过身来，满脸疼惜地看着我，「闺女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她给你钱就花，别亏待了自己，不值当，气坏了身体还得你自己住院。」

我嗯了一声，把脑袋埋在被子里，还是忍不住无声地哭了起来。

九、

哭了一会觉得胸闷气短，伤口里头隐隐作痛，就抚着胸又坐了起来。

大概是起的太急，又几乎一整天没吃东西。坐起来后视线一下模糊掉，什么声音也听不到，身体头重脚轻的失去控制。世界天旋地转，猛地往床下栽了下去。

我是真的有低血糖，没有按时吃饭就会有昏倒的风险，但是细数昏倒的次数倒是没有很多。

大概几十秒过去，脑袋里一片雪花闪过，慢慢复明，感觉自己好像没有躺在地板上，而是靠在什么人的怀里。

「知道自己是低血糖还不备点东西吃。」

何大夫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，耳鸣还没有完全消散，手凉到有些发麻，知道自己没有摔在地上，就安心地又窝了一会。

「不晕了就坐起来，我给你把吃的热一热。」

他把枕头拿起来，垫在我身后。手触到被子上刚被我哭过的一片潮湿时，多看了一眼，回过头给我盖好被子，拿着那袋外卖就走出去了。

回来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，放下病床上自带的桌板，把东西依样放好，在床位一坐，「吃吧。」

「你不回去上班了？」

他愣了一下，起身把白大褂脱了下来搭在床位的挡板，「阿，找了人替我坐班，赶紧吃饭。」

我看了窗外天色也渐晚下来，端着粥试了一下热的没法吃，就又放了下来。他看见了把别的菜的包装一一打开散热。

「那你也不下班了？」

他一时之间有点不知如何作答，脸上又有歉意又有点被戳穿的微愠。

本来还有些气他不分青红皂白的误会我，但是看他那张老树一样的脸生出许多表情，挽着袖子坐在床位略显局促忙前忙后的样子，蓦地就不气了。

「何医生，我刚才跟我妈说的气话，你不必当真。」

他抬头看我一眼，又低下头，「阿。」

「但是我是当真的。」

何正青猛地抬起头，隔着眼镜片也看得见他睁大的眼睛。

原本确实只是一句气话，我只是见不得我妈妈一副胜券在握，以为靠着点生活费或者一哭二闹三上吊道德绑架一下我，我就得乖乖服从的样子。

只是我刚才突然改变了主意，我想嫁给何正青，当着我妈的面，风风光光地嫁给这个人。

他儒雅，高知，风度，绅士，不仅体貌端庄还救死扶伤，进一步能操刀剃下来你二两肉，退一步还能洗手做羹汤，这样的男人别说你提着灯笼，你就是点上炮仗坐上坦克也不是那么好找的。

「我是当真的，但是你不必有负担，你只管做你的事，我会想办法，让你爱上我。」

十、

何正青「噌」地站起身，不自然地甩了甩手，左顾右盼不看我，「阿，那个，也不早了，你吃完以后早点休息，我走了。」

大步流星地走到病房门口，又挠挠头折回来，「我那个，大褂忘拿了。」

「何大夫，你走了的话，谁帮我收桌板呀？」

他回头看了一眼摆的满满的一桌子餐盒，犹豫了几秒，还是故作坦荡地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，「那就你吃完我再走。」

粥凉的差不多了，我端在手里一口接一口的吃着，看着窗外已经黑了个透彻。

「我八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就离婚了，从那天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爸爸，甚至连他长什么样都忘了。」

他坐在一旁，翘着腿，靠在椅背上，静静地听。

「而我妈妈也经常不在家，她把我送到亲戚家，送到邻居家，送到老师家，再给他们厚厚的一沓钱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她其实是去谈恋爱去了，去别人家，照顾别人的孩子。」

「她用那些男人的钱，养大了我，至少让我衣食无忧，所以我并没有怨恨过她。我再长大些，抱着她的大腿，哭着说，我长大了，我可以赚钱给你花，我可以吃很少，求她可不可以在家陪我。她把我踢开，说你不要影响老娘吃香喝辣，你才赚几个钱，养得起我？」

「从那以后，我更少见到她了，每个月能收到一笔生活费，水电煤气衣食住行，都从这钱里出，少了也不会补。阿，对，学费她会另补给我。」

「就这样一直到我上大学，她见我上了个不错的学校，模样也出落的不错，她便对我上起心来，四处给我拉人相亲，盼着我嫁给有钱人，甚至用断生活费和断绝关系威胁我。我其实早就不用她的钱了，只是，心里对她始终还存了一点念想。我总是会梦到她跟我爸离婚那天，坐在地上抱着我嚎啕大哭，她紧紧抱着我说，之之，妈妈只有你了。我想她至少会有一点点爱我吧。」

「你看，这世上竟然有这样的妈妈，和这样的女儿呢。」

我自嘲地笑笑，一转头却对上他来不及闪躲的满眼心疼。

何正青慌乱地低下头，把盛着青菜的盒子往我眼前推了推，  
「不要光喝粥，多吃些青菜，伤口好的快。」

「我不喜欢吃青菜呢，何大夫。」

我扁了扁嘴，有些撒娇的意味。

「那怎么能行，不可以挑食，挑食会缺少维生素的，一定要吃。还有这个汤，都快凉了，抓紧喝掉。」

他把凳子往前拉了拉，离我近了些，拿起那碗汤，想把我手里的白粥换下来。

「我不要吃香菜。」

他看着我，佯装一副生气的样子，「你这个小孩，怎么这么挑剔，真是麻烦。」

嘴上是这样说，还是拿着外卖里多余的一次性筷子，低着头，端着碗，一根根挑。一边挑一边小声嘟囔，「怎么放了这么多香菜，我也不爱吃香菜。」

只是看着他，就感觉一颗心像被埋在晚风里一样，轻柔到让人觉得惶恐，幸福到觉得不安。

我想我爱上他了。

他察觉到我的视线，撇了我一眼，「赶紧吃，要是发呆就自己挑香菜，吃菜。」

「好，何大夫让我吃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吃一点。」

「什么勉为其难，大口吃。」

他把汤递给我，汤不多，手掌大的一个小碗盛着。

我举起来咕咚咕咚地打算把它一饮而尽，听见他小声地说一句，「其实我也没有爸爸妈妈来着。」

吃饱喝足以后，他替我收了桌板，拿着衣服准备回家了。

「何大夫。」

他嗯了一声回头看我。

「路上小心，到家了告诉我一声。」

我举起手机晃了晃。

「好，知道了。」

十一、

穿着像束胸衣的一样的东西，一晚上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什么密封垃圾袋里了，睡得一点也不踏实，早早就醒了。

起来看看手机，根本就没有何正青的消息。

我恨恨地把手机关掉，又忿忿地打开，给自己定了一餐。

穿着拖鞋蹭到楼下拿了餐，回到房间把东西刚摆上，就听见走廊里好像突然有点热闹。

开门看一眼，好像一群医生在查房，何正青也在其中。

我低头瞅了一眼自己，我今天就是从这个楼上跳下去，我就是顺着下水道游下去，也不能当着何正青的面，在一群医生面前袒胸露乳。

虽然我也不算多么有沟壑，但是这也算我为数不多的女性化特征了。我可不想跟他结婚以后，夫妻二人，点上蜡烛，放点音乐，蕾丝内衣影影绰绰时，我的丈夫脑子里头想起的是，白色病房里围绕着一个蓬头垢面性别迷糊患者的学术研讨会。

往小了说这是为了促进夫妻家庭和谐，往大了说这是为了坚实迈进响应我国二胎政策的步伐，缓解人口老龄化，为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化强国而前进。

一时之间，家国大义激荡我心。

在他们拉开病房前的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躲进了厕所。

为了烘托氛围，酝酿情绪，增加可信度，我开始认真的想象自己拉屎。

所以当大夫疑惑地问道，「二床的患者呢？」

我响亮地声音从厕所隔间里传出来，「您好，我在拉屎。」

那一刻我没有办法抉择，到底是在心上人面前被围观诊疗更丢人，还是在心上人及其同事面前表演拉屎更丢人。

本来我以为这件事很简单，只要我躲起来一会等他们走了就好了。

没想到他们看完旁边的奶奶的病情以后，我还是没从厕所里出来。

「患者，您是术后有什么不舒服的吗？有排便困难？」

我犹豫了一下，也仅仅是一下。

「对，我很困难，我一直都困难，早就困难了，从小就困难。」

「阿，这，您如果那么困难的话，过一阵可以再来医院拍个片子什么的。」

「阿，好好好。」

正当我以为我躲过一劫时，没想到新的风暴又再次出现。

「您也可以试一试多吃蔬菜，不要一大早就吃溜肥肠。您这段时间最好吃一些清淡的，不要吃的这么油腻，有利于您病情恢复。」

好，我一会就用肥肠上吊，刚才那口肥肠为什么没有直接噎死我，好死不死的订什么溜肥肠。仙女不需要吃饭，应该直接打坐吸收日月精华，然后接一杯露水刷牙。

我蹲到外头悄无声息，大夫们都是可忍孰不可忍地离开后，我站起身，挪动我已经麻到失去知觉的两条腿，推开了病房内厕所的大门。

迎接我的，是抱着胳膊靠着墙，目光如烁，智慧凝视的，何正青。

十二、

「干嘛躲起来？」

我梗着脖子，理直气壮，「我上厕所不可以吗？」

「上厕所要那么久？」

「阿，不可以嘛？」

他看我一副无赖的样子，「那你怎么上完厕所不冲水，不洗手？」

好，好家伙，真有一套。

这我就没法承认了，喜欢拉屎是肠胃问题，拉完不冲可就是品质问题了。

「对，我就是躲起来的，我不想出来。」

「为什么？是不是那个地方恶化还是感染了？出什么问题了？」

要么说不愧是做大夫的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怕那个地方难看才不敢给大家看。

「阿，不，不是。」

「有问题要说，你忍着躲着有什么用，如果人多你觉得不舒服，那就告诉我就好了，我单独给你看。」

说着手伸出来比了一下。见我退一步，抱着胳膊护住前胸，他更坚信我是有问题但是不好意思说。

一时之间，他伸手，我挡开，他再伸手，我再挡开，就这样，我们打了五个回合沉默的太极拳。

他也渐渐有些不耐，拽着我的领子把我拽进厕所，抵住门看着我。

「这回可以了吧？衣服脱了。」

我看实在没办法把这个事岔过去，只能说了实话，「我就是不想当着你在他们面前脱衣服被围观。」

他眉毛一挑，有些无奈，「你是病人，在医生面前首先是患者，然后再说性别，你这样畏畏缩缩怕东怕西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，很多人可能会耽误诊疗和恢复。」

看他冲我发脾气，我也觉得被误会了很委屈，「我就是不想被你当作患者嘛！我想在你心里做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，而不是一个面目模糊可以随时脱光衣服被研究病情的患者。」

何正青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。

「笨蛋。」

看起来还是面无表情的样子，耳朵和脸却都悄悄红了。

「所以你伤口是没事喽？」

我挥挥手，「没事没事，好的很。」

他伸手握住我的手腕，「不要乱动，那还要不要给你看看伤口检查一下？换药了吗？」

斜他一眼，「不要你管，护士姐姐会换药的。」

何正青倒是撇撇嘴，那眼神挑衅似的扫我一眼，用很欠揍的语气说了一句，「切，我有什么没看过的。」

我气地直想锤他，却被他把另一只手腕也捏住，「好了好啦，逗你的，不要乱动，对伤口不好。」

十三、

从厕所出来，回到床上看着我的溜肥肠，刚想再尝尝凉没凉。

「别吃了，谁让你吃这个的，瞎吃。」

他伸手把我的溜肥肠和可乐都没收，还冲我翻了个白眼。

「你把可乐留给我嘛。」

我眼巴巴看着他手里的东西，拉着他的手晃了晃。

「求求你了，何大夫。」

他抵了抵嘴，「就一口。」

说完给我拧开递过来，「自觉点，就一口啊。」

我千恩万谢地接过来，然后干了它一大口。

他气地抢下来，拿手掐我的脸，「以后你别想着从我这骗吃的了！」

何正青回去上班，叫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实习大夫帮我送来了清汤寡水的三菜一汤。

「你好，你就是何大夫的妹妹吧，何大夫叫我送来的，你趁热吃。」

妹，妹妹？

「何正青他，说我是他妹妹？」

「阿，是呀，你趁热吃，我忙去了。」

好家伙，我在这忙活半天，给自己添个哥？我缺哥吗？我看你是缺心眼！

我开始反思自己到底哪处看起来让人毫无邪念。

去卫生间的镜子前面端详半天，得出的结论是，每一处。

看来出院迫在眉睫。

估摸着快要下班的时间，我收拾收拾就把东西打包好，去前台结了剩下的款，拿着东西去何正青的诊室门口坐着等他。

果然不一会就看见他脱了白大褂走出来，他看见我拿着东西，愣了一下，有点失望的样子，「你要出院拉？」

很好，看你平时装的一副淡定样子，你就回家哭着想我吧，好好想想你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妹。

「是呀，好的差不多了，也不能一直占用医疗资源呀。」

他把我手里的包拿过去，「那我送送你吧。」

「好呀。」

两个人并肩往外走，虽然走得很慢，但是也实在没两步就走到了大门口。

他把东西递给我，「希望你早日康复。」

就这？？

我都要走了，都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遇到了，你这个时候不说求婚？

好吧，求婚是有点过了，那你不亲我一下？

是，好像也是有点猥琐。

那也不能就早日康复阿！

「何医生开车回家吗？住哪里呀？」

「我住 X 区碧水湾。」

「阿？！这么巧吗？我也住那里。」

他看起来也十分吃惊，甚至我从他的眼角眉梢还能读出些窃喜。

「那我送你回去吧，反正咱们也顺路。」

「不拉，我已经定了车，马上就到啦。」

说话间叫的车就到了，我拿着东西跟他告了别，「那何医生我走啦，咱们有缘再见啦。」

坐上副驾驶，从后视镜看见他站在原地向我这边望过来挥挥手。

车一启动，我就拨响了房屋中介的电话，「给我找一套 X 区碧水湾的房子，要一居室整租的房子，租半年。」

哪有那么多偶像剧般的巧合，恰好你在马路上喜欢的男人正好住你家对面？

只不过正好我也要搬家躲开我妈罢了，原来租房子的地方已经被她知道了，三不五时的就上门来闹我。

何正青，你我本无缘，全靠我花钱。

十四、

因为要养病不方便活动，所以我就全程请了搬家公司和家政阿姨，大概前后三天左右的时间，终于把家搬好了。

那几天阴雨连绵，天都是黑乎乎的，我窝在临时收拾出的一张床上靠订外卖存活，吃了睡睡了吃。

如我预料，何大夫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给我发。

本来乳腺纤维瘤术后一个月需要去复查，三个月再去复查一次，我不愁见不到他。

但是我不可能真的等到一个月再去见他，感情这玩意是有温度和时效的，错过了最佳上头期，等他清醒过来，那可真清醒了，再培养激情估计得下药了。

所以我马上下单，网购了一个需要自行安装的桌子，大桌子，大到我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前滚翻、后空翻、三百六十五度托马斯全旋以后还能在桌子上稳稳立住。

当然了，我确实也需要一个桌子。

之前的房子其实有点小，因为也是临时租住的，很多东西都是原房东留下來的，家具一看就是有些年头了，我也懒地再添置。

这个新租的房子，一看原房主就是有精心装修布置过的。客厅里有个大的书架，正和我心意，可以把我那几大纸箱子里的书都重新安置一下。

我是个网文写手，出于工作需要，我打算直接把客厅改成我的书房。跟房东沟通把沙发撤了电视摘了，再摆一张大的长条桌，买一把舒服的靠椅，以后就可以有一个舒服的地方工作了。

快递第二天就到了，送上门一个巨大的包装盒子。

送货工人帮我放在门口，我出于好奇去伸手抬了一下到底有多重，怕太轻了一会真把人叫来后穿帮。没想到这个东西确实很重，抬了一下我就感觉我的伤口处扯着疼了一下，然后就是一阵一阵的不舒服。

行了，择日不如撞日。

抬头一看时间，下午六点，非常好，他肯定下班了，「何大夫，我刚才想安装桌子，好像抻到了，感觉伤口那个地方一直不太舒服，我需要去医院看一看吗？」

六点十分，「严重吗？有什么症状？」

「也不是很疼，就是一直隐隐感觉有点疼，抬胳膊就更疼。」

「那你先别动了。」

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如果没什么事我就接着把桌子安上好工作，生病已经停工好多天了。」

「都这样了还安什么桌子，我刚到家，我一会去你那一趟看给你看看，桌子放那吧，我给你安。」

「不用不用，太麻烦您了，上一天班挺辛苦了，还得来我这加班。」

何正青，你最好给老娘马上过来，不然我拖着桌子去把你门堵上。

「你家是哪楼几层的？」

「5 号楼二单元三楼一。」

这是老娘的心门，记住这个号，给我刻进扁桃体里。

火速拖着病体铺点粉，描个眉毛，口红就算了，太刻意了。

换一身纯欲风的粉色睡衣，喷点我看见斩男两个字就无脑下单的香水。

一个小细节，先涂一点凡士林，然后再喷香水，留香更持久。

再来一个小细节，涂在耳后，胳膊内侧，营造一种若有似无满袖生香的感觉。

等他上门的时间里，紧张的我上了两趟厕所，数了三遍家里的地砖。

门铃响起以后，我从猫眼看见他，然后不断地深呼吸，「何大夫，你来啦，辛苦你拉。」

几天没见，他也显得有些拘谨和尴尬，应了一声跟我进了门，然后我们俩就在客厅里。

站着。

对，在一个只有书架和地砖的，略显空荡的客厅里，站着。

因为我叫房东把沙发和电视搬走了。

所以我原本在嘴边的请坐，变成了，「何大夫，请，嗯，请站……」

气氛一度变得更加尴尬，我们俩就像狂风暴雨里的两根电线杆，无助，绝望，但是始终屹立。

十五、

因为没有地方坐，所以我就只能把何正青请到我的床上。

坐着！（你在想什么？住脑。）

只是坐着方便检查而已。

「你把伤口露出来给我看一眼就行。」

阿，不用全脱阿，你不早说。

这太白兴奋了。

我把睡衣往下拉了一点，他在患处按压了一下，看了一眼说，「你恢复挺好，没什么事应该，你如果过几天还是感觉不舒服，再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行。」

天黑我拉了窗帘，屋内的灯光缠绵着温柔，呼吸声包裹着心跳。

所以，「你要来点猪头肉吗??」

他愣了一下，停下来不停搓自己裤子的手，「阿??」

「阿，那个，何大夫你刚下班还没吃饭吧？」

「阿，嗯。」

我起身往厨房走，「那何大夫就留下来吃顿饭再走吧，当是我的谢礼了，你尝尝我的手艺。」

他也跟着我起身，「不用不用，你好好休息，别累到你。」

我到厨房拉开冰箱看看有什么能给他做的，我厨艺还是很好的，毕竟自力更生好多年了。

「真的不用，你要是累到了怎么办。」

他皱着眉头靠在厨房门口看着我，穿着灰色的圆领卫衣，黑色的裤子，他很是钟情黑白灰。

「要不然我也是要做饭吃的呀，你不吃，我还要吃呢。对了，何大夫，饭也不是给你白吃的，你帮我把桌子安上吧。」

给他安排干活以后，他答应的倒是很快，「阿，对，我把桌子给你安上，差点忘了。」

说完转身就往外走。

「何大夫，你过来帮我一下。」我在厨房喊他。

「怎么啦？」

他走进来看我脖子上挂的围裙，一脸了然的样子。

我的左手因为手术的关系，不能太往后伸，动作太大就会有拉扯感。虽然买了很多菜想着自己做点术后餐，但是菜买回来还是懒地动，每顿都是糊弄着吃完。算起来，这还是搬进新家做的第一顿正经饭菜。

何正青靠近我站在身后，从腰边顺过去两条带子，轻轻地系起来，「可以吗？」

我扯了扯松紧程度，「可以。」

转身过去，他还没来的及抬头，手还停在系围裙的位置。

「你也不吃香菜对吧？葱姜蒜呢？」

面对面，距离一下好像更近了。

「阿，对，别的都正常。少放辣，少放油盐。」

「你怕辣？」

「不是，对你的伤口恢复不好。」

他转身走出去，在客厅里叮叮当当地拆盒子，找工具。我在厨房里打开水龙头，洗菜切菜。从窗户看出去，对面楼的厨房里，也都有人影闪动忙碌，从窗外飘来邻居家的饭菜香。

我突然有一刻恍惚，好像已经跟他结婚很多年，过了无数个这样的日子。

原来有一个家是这样的感觉。

一锅米饭，一盘滑蛋牛肉，一份干锅鸡翅，一份凉拌菠菜。

饭做好，他那边也结束了。我出去一看，不仅桌子安好了，还把包装盒子和地面都给我收拾干净拿出门外了。

他进厨房帮我拿菜盛饭，顺着窗户看过去，「对面那个就是我家。」

小区不大，我们离得不会远，这我是知道的。但是厨房离的这么近是我没想到的，所以我也感到十分惊讶。

饭菜拿出去，我们就也只能在桌子边站着吃。

「何大夫，今天招待不周，你见谅阿，下回一定给你安排一把椅子，你尝尝好吃吗，我也挺久没正儿八经做菜了，不知道厨艺退步没有。」

「挺好吃的，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。我做饭就很难吃，怎么学也还是很难吃，所以我一般都是订外卖糊弄一下。」

看得出他没有敷衍我，那一盘子滑蛋牛肉，他两筷子下去，没一半。

「那以后我做好吃的，叫你一声过来吃。」

「算了算了，太麻烦你了，太不好意思了。」

有什么麻烦的，你直接嫁过来，我一天给你做八顿。

「对了，你一个小姑娘没想到胆子还挺大的，自己住这。」

我以为他是说我独居的事，「没什么，习惯就好了，住哪都一样。」

他抱着碗点点头，「是阿，我们医生也不忌讳这个，但是好多人忌讳，这附近搬走好几家呢。」

??? 这话怎么有点不对呢？

「阿？为啥阿？」

「死了两个人，他们忌讳这风水不好呗。」

「啥？!!! 你说这咋了??」

我吓得差点把筷子插进我的十二指肠。

「你不知道吗？这半年，我们这两个楼，一边跳楼一个。一个好像是因为破产欠债了，一个是两口子吵架，把房子里所有玻璃都砸了，然后跳楼了。就跳这下面了。」

怪不得房屋中介说这个小区很好租，空房很多，价格又便宜，感情是这么个原因。

他看我半天没动弹，「你不知道??」

十六、

我当然不知道，爱情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。

何正青急忙塞了几口饭，一副说错话的样子，吃完以后更是心虚地帮我把碗都收回去一起洗出来了。我本来不想让他帮我洗碗，奈何抢不过他，被他推出厨房，看着他干活。

收拾完以后，我送他出门，他有点惭愧的样子，「那个，你要是有害怕的时候，你就叫我，我就在对面，来的很快的。」

一个人回到房间，虽然看起来空荡荡，但是怎么莫名的，感觉有点热闹呢。

马上打开所有房间的灯，再用最大音量循环播放好汉歌，放声朗诵，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无神论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武装自己，信奉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并不懈地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进行交锋和斗争。

很好，一股浩然正气马上激荡在胸中，不仅不感觉害怕，打开电脑这就给自己报上新一年的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，甚至想冒着黑夜马上冲出去建设伟大的中国梦。

正当我放松之际，楼上突然传来类似于玻璃破碎的声音，然后是女人的叫喊声。

这一嗓子，直接又把我送走了。

刚建设起来坚强防线，火速坍塌。

马上滚回床上躲在被子里，全程跟进楼上夫妻的战争进度，大概是因为那个男的没干活，女的骂他去年没给她过生日，男的又骂她脚臭，断断续续地骂了快一个小时。

实在不是我八卦，是这两口的嗓门实在太大了，夏天大家都开着窗，实在是没法听不见。

我哆哆嗦嗦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然后又被不知道哪来的一嗓子惊醒了。随手拿过手机点亮屏幕，11:11，好家伙，一身冷汗，直接原地大脑重启。

忍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起床去上厕所。

上完又忍不住去厨房接了点热水喝，看何正青家好像也还亮着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

喝完赶紧躲回被窝里，打开手机胡乱地刷东西，不知道怎么感觉越刷周围越安静，连楼上的夫妻都停了。越安静我越觉得毛骨悚然。

这时候手机突然传来一声消息提示音，我脱手把手机甩到一边。

是何正青发的微信，「我看你好像还没睡？这么害怕吗？」

「阿，本来是睡了的，楼上吵架又把我吓醒了，现在又觉得安静的可怕，就又睡不着了。」

他没有立刻回，我也就划划手机看别的去了，过了几分钟，直接响起了他的微信电话。

虽然大家已经很熟了，但是打电话还是第一次，我一时之间有点无措，盯着那个来电头像愣了十几秒才接通。

他显然比我更不适应，清了清嗓，「咳，嗯，喂？」

「阿，嗯，怎么了？」

「你不是害怕吗，你把电话外放放在边上，我还有个报告要写，还要一会才能睡。」

他是想陪着我，怕我自己在家害怕，但是又不好意思直说。

我自然是不会拒绝的，这自己主动送上门的，别说声音连麦电流通，就是洗干净的肉体上门我也一样照单全收。

「好。」

但是别说，这个通话中的声音，确实给了我莫大的安慰，一下我的脑瓜皮就没那么紧了，下半身也慢慢放松下来，不再在被子里把自己蜷缩成一个海螺。

听着他在那边悉悉索索的动作声，慢慢安心下来，不一会就困了。

我看了一眼屏幕，已经 11:30 了，「何大夫，很晚拉，你睡吧。」

因为昏昏沉沉地快睡着了，所以声音一出口有点粘腻拖沓。

「没关系，你睡着了我再睡。」

也许是已经深夜的缘故，他的声音意外的温柔低沉，光是听着声音，就能感觉到他好像在笑的样子。

但是我好不容易睡得踏实一次，就也没想那么多，含含混混地嗯了一声，就真的滚到一边去睡了。

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挂断的电话，只听见一声很好听的，「晚安。」

十七、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跟何正青一直是这样不咸不淡的关系，我不找他，他就不会跟我讲话。

有事说几句也是三句以内解释清楚就没了下文。

就这么到了我去复查的日子。

好好打扮了一番，一字肩的上衣配短裙，头发卷成波浪松松垮垮挽起来，画了淡妆。

挂了他的号，在诊室外坐着等着叫。

在外面遇见了上次帮我送过饭的那个年轻医生，他大概真的以为我是何正青的妹妹，离老远看见我就跟我招收打招呼。

「来找你哥阿？」

「阿，是呀，复查。」

小伙子说几句话脸就红了，不敢抬头看我，支支吾吾半天，「你有男朋友吗？」

我想了想，很抱歉地告诉他，「我有呀。」

他马上跟我道歉，「不好意思，实在抱歉，打扰你拉。」

态度诚恳到让我觉得甚至有点良心不安。

他跟我打完招呼以后，说何正青还给他安排了事情，就去忙了。

又等了几个人，不知道为什么排在我前一位的人在里面时间特别久，我就挪到诊室正门口想瞄一眼里头什么情况。

门开一条缝，我顺着缝看见，何正青在里面摸了摸里头那个女人的头，两个人还拥抱了一下，何正青那张老萝卜脸，笑得跟朵菊花似的。

好啊，原来这位才是你世俗的欲望吗？面对我你就只有救死扶伤的感觉吗？

他还送那个姑娘出了诊室，笑着跟她道别，拍了拍她的肩。

我翘着腿坐在他们俩脸皮子底下，听见他说，「放心吧，你还是一样漂亮，好好的。」

漂亮？？哪里漂亮？？是我想得那个地方漂亮吗？？

好啊，何正青，亏我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。你夸她漂亮，怎么不夸我漂亮？？我就不漂亮？？我就算那不漂亮，我也有别的地方可以夸吧？

我觉得我肚脐眼长得就挺好。

你根本就没有发现美的眼睛！

机器这个时候喊出我的名字，我站起身正对上尴尬的何正青。

「何大夫，请吧，上班了。」

诊室里的氛围突然变得诡异起来，患者气定神闲神情冷淡，大夫欲言又止慌乱失措。

我把拍的彩超递给他，坐在他对面，「怎么复查？脱衣服？怎么脱？」

何正青拉着凳子坐到我身边，小声地说，「姚之，你怎么了？」

拿指节敲了敲桌面，「何大夫，我怎么了你不知道吗？」

「我那个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」

我看着他，翻了个白眼，「我当然是有病才来看病的阿，你说我怎么了，我有病啊，我是来复查的，不是来抓男人的。」

他一脸窘迫地拿起彩超看起来，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」

「那要不要脱衣服检查？」

「姚之，你别这样，那是我前女友而已。」

好家伙，你这话还不如不说，说完更让我火冒三丈，刚治好的病感觉马上要气复发了。

「何大夫，您实在没必要跟我解释，是您前女友还是女同学还是女患者，都跟我无关，我算老几阿，我也就是您万万千千里的一个病人而已。」

他想张口说点什么，被我一个白眼顶了回去，「何大夫，还看不看病了？」

何正青不敢再说什么，开始老老实实做检查。

复查要看局部有没有血肿，还有吸收情况，还要看有没有多发纤维瘤和其他部位纤维瘤有没有继续生长，是否需要二次手术。

检查完我拉上衣服拿着彩超转身就要离开，正撞上之前那个年轻医生敲门进来给何正青送东西。

擦身而过的时候，我想了想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大夫，就在刚刚，我分手了，我现在是单身，你一会跟我哥要我的电话，有

空可以一起出来吃顿饭。」

说完回头冲着何正青笑了笑，「哥，记得给呀。」

十八、

一直到我回家，何正青也没有给我发消息。

真好，爷的爱情结束了。

为了庆祝这个重大的日子，我顺路买了个双层的大个草莓奶油蛋糕。

吃着奶油蛋糕突然觉得格外的悲伤和空虚，就把何正青的微信拉黑了助助兴，还打开手机放大音量打算再一次从头重温武林外传。

外头天色渐渐黑起来，蛋糕连一半还没吃完，一张嘴感觉奶油已经堵到了天灵盖。

但是剩的太多，扔掉实在太可惜了，倒了杯可乐，继续在客厅奋斗。

头顶的灯闪了两下，突然兹拉一声暗掉了。

我愣在原地，在一片漆黑里，吓得突然不敢动弹。

祸不单行，人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想到这，愤怒顶替了害怕占据高峰，我恶向胆边生，今天爷就要坐在客厅里把蛋糕吃完。

买蛋糕送了很多蜡烛和好看的小火柴，我就把蜡烛点起来，插了几根照明，继续吃。

蜡烛很短，燃的很快，所以我吃一会就换一根新的续上。

楼上又传来吵架的声音，乒乒乓乓，小区里远远地还有婴儿的哭声，时不时还有野猫凄厉的叫声。

我不敢起身去关窗，硬着头皮坐在桌边，尽量让自己心无旁骛地把蛋糕吃完。

越吃越快，到最后几乎是往嘴里生怄。

也许因为吃的太快的原因，我感觉到一阵反胃，眼泪一下涌了起来。

晚风变凉，吹过窗户有呼呼的声音。

我感觉身上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害怕，起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。

这个时候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。

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从椅子上弹起来，死死盯着那扇黑洞洞的门，想不出有什么人会在这个时候过来。

「姚之，是我。」

听见何正青的声音，我跑过去猛地把门拉开，看见他打开手机里的手电筒举着照明。

我什么话也说不出，眼泪一下流下来。

他走过来靠近我，先是试探着伸手拍拍物品的肩膀，然后把我轻轻地揽在怀里，「吓坏了吧。」

我伏在他的肩上呜呜呜地哭起来，说不出是因为心酸，害怕，还是感动，也许三者都有。

他的视线落在房间里插着蜡烛的蛋糕上，小声地说了一句，「你今天过生日呀。」

我哭出来以后，渐渐清醒起来，拿袖子背过身抹掉眼泪，带着哭腔说了句，「嗯。」

其实不是，我只是任性。

何正青信以为真，更加愧疚不安，拉起我的手腕柔声道，「之之，那我带你出去吃吧，好不好？」

扯掉他的手，往屋子里走，「不要。」

他跟在我身后也走了进来，我坐回椅子上，见他还站在门口，局促的样子。

「别站在那了，都进来了，过来坐吧。」

眼看着眼前的蜡烛快要燃尽了，想拿出新的换上，发现盒子里只剩最后一根了。

点上这最后一根火柴，看着跳动着的微弱火苗，我问他，「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」

他没回答，但是对上我的目光后，又躲闪掉了。

我笑了笑，吹灭了那根蜡烛，双手合十，轻声说，「那就祝我，永远自由吧。」

十九、

楼上的战况愈发激烈起来，女人的咒骂夹杂着男人的怒吼。

我想爱情大概是永远的折磨、痛苦、怨恨、伤害，再加上一点点的甜，可就是这一点甜，足以让人自欺欺人甘之若饴。

「何正青，我打算搬走了，这一次大概真的不会再见面了。」

话音刚落，楼上突然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一声尖叫，然后一团黑影从窗户上落下去。

我也随之尖叫一声，神经登时紧绷起来，下意识弹坐到一旁差点摔下去。

楼下传来类似于玻璃还是瓷器碎裂的声音，我心里竟然舒了口气，还好，不是跳楼，不是跳楼。

我整个人惊魂未定，不停地穿着粗气。何正青抓着我的胳膊，拍拍我的后背给我顺气。

从搬进这个楼开始，前前后后接二连三的惊吓已经让我成为惊弓之鸟，再加上今天何正青的所作所为，彻底让我的委屈爆发出来。

「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你如果不喜欢我可以告诉我阿！何必吊着我让我对你始终有念想！」

他看我哭起来，黑灯瞎火又摸不出纸巾，只好拿着袖子给我擦眼泪，「你看你，我什么时候说不喜欢你啦。」

我扯着哭腔对着他喊，「那你对我不冷不热的，我给你发消息你都懒得回，还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！」

何正青哭笑不得，擦了这边的眼泪，又擦那边，擦了这边又擦这边，急得他直接把我一把抱在怀里好声好气地哄，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我是怕你不喜欢我，只是为了逃避你妈妈才随便找一个人追求结婚。我希望你是真心喜欢我，而不是为了应付结婚，所以我不敢回应。」

「那白天的那个女人呢！」

「她是分手很久很久的女朋友，她的病挺严重，父母也不在这个城市，自己做手术，还在同一家医院。我是医生，实在没办法放任不管。她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，恢复的也很好，以后我们不会再有联系了。」

想要的解释听到了，再不依不饶就过了界限。

所以我直起身，把那根蜡烛重新点燃，「那你真的喜欢我吗？还是因为同情，或者你所谓那种医者仁心的怜悯？」

他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我，「那你呢？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还是因为想反抗你的妈妈？因为我恰好是你的主治大夫？恰好在这个时候碰上了还算合适的我？」

我们彼此都没有再说话，因为没有办法说。

那个时候我们都无法绕过对爱情所谓纯粹的凝视，认为这份爱里除了心动以外掺了任何杂质都算是背叛。

可其实，你的悲悯，疼惜，适合，犹豫，徘徊，不过是因为你正在爱着这个人，却不自知罢了。

我还是搬走了。

二十、

在那里，我好像永远逃不过，他的患者，这个头衔。

我绷着神经，忍受着邻里的吵闹，一天无数次站在厨房眺望他的动向。窝在家里，工作停滞，蓬头垢面，这不像我。

所以我还是决定搬走了。

因为我不喜欢那个爱着他的女人。

这是个沿海的三线小城市，旅游旺季的时候人也不会很多。

我搬去了拉开窗帘就能看见海的房子，房子旁有一条笔直又悠长的马路，一头连着城市的高楼霓虹灯还有川流不息的车，而另一头永远连着奶油般甜甜的天空和蔚蓝的海。

我把何正青组装的那张桌子，叫搬家公司一起搬到了新家，就放在落地窗前。

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会扫一辆单车，绕着环海公园的林荫路吹吹海风，晒晒太阳。新小区的胡同里，每天八点前有一个早市，卖自家新鲜的瓜果蔬菜 and 海鲜。生活几乎快形成某种规律，早起买菜，做饭，工作，休息，散步，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获得了某种无法言喻的平静。

我跟何正青还是保持着联系，但是似乎彼此都有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，很克制彼此的尺度，不会太亲近，也不至于太生疏。

初秋时节，海边的风开始凉了起来，早起出门要披件外套才不会觉得冷。

海边公园的游人终于变少，那些热门的地方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去发呆了。

偶尔会带着架子去画画海，我不是专业的，十分业余，所以每次都挑人烟稀少的地方躲起来偷偷画。

这天一不小心画到快黄昏，棉布裙子已经觉得有点冷了，把带的短针织外套搭在肩上，收拾架子准备往家走，听到广场上好像有乐队在唱歌，围观的人不多，我背着架子凑过去听听热闹。

令我实在没想到的是，主唱竟然是，何正青。

晚风里，白衬衫，骨节分明修长的手拿着麦克风站在那，低着头。周围都是昏黄的，只有他好像泛着微光。

当然了，如果最后那个音没破掉就更好了。

周围看热闹的人发出并不带恶意的笑声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掩着脸一边笑一边退到后面。

只有我鼓起掌，大声地喊他唱的好。

他听到我的声音，猛地抬起头在人群里找我。

我笑着看着他，看见他满脸惊喜地走过来。

话筒在他手里，他跟我对视，眼睛里亮晶晶的映着灯光，「美女，我看中你了，做我女朋友吧。」

周围的围观人群不明就里地散开来，以为是什么一见钟情的戏码，开始鼓掌起哄起来。

「没有花，我不同意。」

话音刚落，大家哄闹起来，「有花！有花！那边有人卖！」

何正青马上放下话筒，跑到公园入口，把卖花婆婆的一桶花都买了下来，拎着桶又跑回来。

我远远的看着他，想不出他是不是那个适合结婚的人，只觉得他看起来真好看，这个人看起来真傻，我好爱他。

他把花拿出来抱在怀里，喘着粗气，朝我一步步走过来。

「你好，我叫何正青。初次见面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。」

「我叫姚之，初次见面，往后请多关照，男朋友。」

完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[www.zhihu.com](http://www.zhihu.com) 所有